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李公墓銘

惟天生才於世之平氣蒸為祥卿雲景星降而在人中和炳明仁宗大德好生如天天為衮衮生才與賢如泉不盡遺其後昆逮於英宗旁招洽聞公於是時海運鵬

騫神宗稽古出百王上上以文求公以儒往國有誥令公口出之國有政事公手裁之公豈能然曰上所知至於哲宗亦再用公惟天子聖我祖考同三朝是毗歴三省閮小心長慮白首一節不流於信不蹟於疑皇建其極五福是施惟君舟之桑是胡越又何濟之惟公其楫開是大同至於式序天子萬年公有令譽

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墓誌銘

元祐元年三月甲戌右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南陽縣

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晁公卒卜紹聖三年正月丙申吉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諸孫聚而言曰我君樂善好義而畏人知詩固有之曰相在爾室上不愧於屋漏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圖我君之言行雖州閭懼莫之盡惟垣屋漏其不可欺諸孫尚識之迺相與諉公之壻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叙次世家爵里行事而以告其族孫補之使銘曰凡親者亦不可欺也補之涕泣言曰以屬卑且不

肖則何敢謂宜抑毋使公之事墜於地則誄且稱諱亦不得辭也公諱仲熙字子政其先澶州清豐人後徙開封祥符贈太師中書令諱某曾王父也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元諱某王父也贈金紫光禄大夫諱某父也光禄娶趙氏南安郡夫人繼趙氏南陽郡夫人而公南安出也文元公以儒宗耆老令德事真宗為翰林學士賞延其孫初授公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監單州酒即以才稱故宰相王公珪為三司判官亟薦之再監鄧州

酒歷評事光禄大理丞撤酤區複牆鈎捻出入摘其積
年姦蠹皆不得隱課乃大登應賞不自言且當為縣矣
而以南陽夫人随季官河間復監瀛州倉便養歲得圭
田粟數百斛以分其同列之無者又監泗州税淮溢浸
城且壞守以下皆弃城捍淮公力居多以勞選通判憲
州州近塞守武臣喜争公獨與歡而於事未始屈凡金
穀犴獄纖悉疑似皆陰為辨而守不知也徙通判鄭州
復州皆有聲歷太子右賛善大夫國子博士虞部比部

駕部員外郎監店宅務左藏庫遷虞部比部郎中知均州改朝散朝請大夫民有偽稱官者自云給事公府齋供武當山飭僧所過邀餽犒初謁見公公即知其欺語吏隨至館捕之得偽御寶文書以抵法遠近皆驚判南京國子監遷右朝議大夫管句鴻慶宮監東嶽南嶽廟皆寓濉陽凡十餘年杜門蕭散幅巾燕坐樵蘓不入而幾微未嘗見於色故人親戚過者為公歎息而公意不在是怡然自得若顧南山言爽氣者聞之莊周稱北郭

順子使人之意也消補之不能名順子何如人而對公
未語胸中之膠擾者已定譬諸飲氷内熱即解順塗而
往知古人之所以近於道者必有在也享年六十有八
娶張氏崇德縣君男端弼登進士第朝請郎端介宣德
郎端修太平令端粹虞城尉端厚假承務郎女長適王
仲博狀公行者也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適羅
田尉高德華次適相州錄事叅軍高公秉孫十人曰資
之登進士第相州司理叅軍順之完之頌之揆之述之

疑之頡之鼽之櫍之未仕曾孫一人曰公紹公少孤事南陽以孝聞篤愛其弟有人所難能者爲人忠信平夷寛裕不矜伐趨事静以敏自奉養儉薄而遇人之急至解衣賙之恐不足其罷均州尚彊即求散局不以家空竭爲慮尤不喜權其樂彼與此同而自謂得於此者多也昔文元公嘗言吾自幼及老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傾人售進其晩節著書垂訓多慎刑戒殺之意而公性中和敬人而愛物葢近文元之風自南陽殁凡三十

年其院無期喪康寧令終人以為積善之報云銘曰

道不可知而恬愉者常近之不偽者幾得之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鷗舞不下肺肝已見若此者其生世役役沒世有餘患嗚呼公乎厚性近仁誠應乎真生無累於明其安者身沒無責於幽其安者神粤天所以爵人者不惟其貴惟其德視後之人

銘

朝奉大夫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事楊公墓誌

公楊氏諱景芬字祖德河南府洛陽人也其系葢出漢太尉震而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慶者生子偕少知名其學長於論議剛直廉潔而愛人事昭陵為翰林侍讀學士其弟任幼而樂誼不及仕以卒生子恂為奉寧節度推官贈通議大夫退翛不矜伐兩世宜大矣皆以不期人知人亦莫知之以鍾其慶於後而生公公端靜而閑警內剛而外和敏於從政善與人交薫然忠厚君子也少治春秋未嘗與人言遇事發其論議亹亹不可窮

以侍讀任為試挍書郎調定陶主簿曹州司理真符令
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大夫勳上輕車都尉服三品嘗知
永城縣事知化州事通判亳定二州擢石塘催綱都水
句當公事提舉淮南折納河北東路常平京東保馬保
甲皆有能聲化州竝海亾城郭歲賦竹葦為藩颶風至
飄卷為虛居者不安民疲于賦且土疏不可城公奏乞
庫錢百萬陶甓城之歲以無患海旁諸州皆圖去為式
宣徽馮 公京守亳事無大小皆諉公公為一二裁處而

陰推其意於守若不自已出者馮公心善之定守多重
臣尚威通判視簿書無可否公曰州事吾職也豈出位
者有害於理戾於法者爭之帥憲肅韓公絳亦深知公
其領淮南折納諸路皆有使及還爭求對冀得遷公曰
事隸有司且復命矣尚求對何為獨不求對河北前常
平官庸人鶩功文檄山委州縣不能應則被譴去公至
省十七八諭州縣以法如此戸部反訴其不如法請罷
公然朝廷益知之會得疾卒元祐二年正月十一日也

享年六十一以元祐七年某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平洛鄉張封村從通議公之兆夫人張氏某縣君子規雲安軍司理夫郊社齋郎二女長適進士孟安幼未行公事後母以孝聞廪入不私楊氏之吉凶禮事皆資焉尤為太師文公司空呂公所知補之聞之孔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下之求於聖人之言者過而期於士者薄曰仁必伯夷必顔淵故後世之為仁者微孔子不云乎苟能一

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孔子與其無不足則自斯而往曰是可與為士矣可與任重而道遠矣何不可哉楊公始於事親而親安之以施其族人而稱慈行已則人愛其政之在民者民不忘也其庶乎所謂求仁莫近者非邪補之先君與公善初補之教授北京國子監貧無以葬先君公問所乏賙其半乃克葬而公未始以為德也今公葬矣補之不能身相事尚忍銘公然以謂其故舊銘之耶則非

公之故舊有信之者矣銘曰

德藏于中故人不知人不知者天知之天實知之其後

昌有時

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君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

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

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為祥符人仕本

朝為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秦

國公秦公生三子皆以儒學擢高第位將相有勲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禄大夫諱師古光禄生君光禄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光禄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

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遷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時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竄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為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陜衝卒苦於役作偽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邀賞君一日執六

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既不忍以邀賞見其尫然誠苦於役者為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羣博犯法邏者執於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趨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邏者解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採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儲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竢報乃

下令借富人停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

可改朝廷然之為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洺州使者以君權知洺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為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為暴其短乃歸功新守而君亦不辯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歙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閑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宫民

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洶在城上舊有堤圮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乃以術招竄卒廩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髙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為煩㑹明年谿大漲得隄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汳沭泗滿必大下因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壊吏倉猝不知所為而君規畫素定語吏如此如此

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璽詔獎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禺南粤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當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耶宴賔客為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為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絶山倍道崎嶇茆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紱時方六十一上即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勲上柱國為人清慎退約不干權貴善

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爲詩旣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葢以訓辭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适寧鄉縣尉逾鄭州司户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潘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道州錄事楚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孫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

仕可以籍其世而公不頼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時未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造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亾在其後子孫

朝散大夫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高公墓誌銘

君髙氏諱亘字子明其先真定府元氏人有諱化者事昭陵為武安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謚恭壯始自元氏徙家祥符贈其父珪左領軍衛上將軍恭壯

生莊宅副使惟慶莊宅生君以君贈左武衞上將軍而君亦㓜用恭壯䕃為左侍禁世將家喜兵而君不樂以武名自力讀書為文辭遂以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擢太常寺奉禮郎未幾以親憂去免喪知新鄭縣事益郭有瀦水歲比溺人人以為神祠之君塞焉人以不惑而其患除簽書奉寧軍判官事盜殘人以母篤疾應減死守宋公祁議不貸君曰法如是不可重宋公悟乃止繇此知君累遷光禄寺丞著作佐郎知臨城縣事臨城人不

知學為興庠序敎以學來者常百數縣大治至比歳無
死罪囚年飢勸鄉豪貸貧人粟約秋償之人相率赴令
累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簽書荆南判官事又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熙寧中舊臣有薦其才者會復將作監執政
議擇丞上曰高旦可旣不出執政意而君論事不能阿
同列旋以讒去通判保定軍事雄州戍兵過保定邀中
使求請銀錢至閉門不得行君往執其為首者喻使去
事聞安撫使檄治之君為言衆不可驚卒論為首者而

止通判保州事遷都官員外郎元豐中以階易官改朝散郎擢提舉河北常平事初君在荆南嘗論役法非是不報至是復譔成德軍役法上之又不報然朝廷卒改役法累遷朝散大夫還朝擢提舉河北糴便糧草未行以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感疾卒壽五十七為人孝弟恭寛敏於技能殆其天性得之工為室成指其巽曰是却三寸引繩度之不差人服其精尤長於吏事數上書治平間言契丹所以固吾盟者利幽薊耳願姑無求過

功以踈之又言河北屯田議者欲一切募民耕出租不如倣古以卒耕歲入厚且及其暇時教以戰其計皆深遠為今太師文公丞相司馬公所知未及用而君亡矣娶馮氏仙源縣君繼楊氏仙居縣君繼文氏福昌縣君今夫人壽安縣君王氏治内有儀法五男子省華卒道華茂華冲華禮華皆未仕三女子長歸蔡州録事叅軍張紱餘在室諸孫以君卒之年九月癸酉葬君開封府開封縣大逯村之原補之先君於君為同年進士而王夫

人晁出也以是求銘銘曰

高奮北方維恭壯虎臣乃及大夫以其文發身而世其昌粤有功在人自昔恭壯卜浚都之南曰考降無有近悔尚爾世不忘視樅柏之美

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石君墓誌銘

君石氏諱輅字君䅒濮州范縣人也曽祖諱温祖諱文舉皆不仕考諱崧益州司理叅軍贈工部侍郎工部以明經入官而好文自君幼學則諄諄語之曰汝當以文

顯即大感發晝夜誦讀貧無燭至梯屋就月視書無幾
何則以詞藝中進士乙科調青州推官改知萊陽縣事
縣負海民習為姦利君治明恕賊民多改或遁去康定
中夏英公經略西邉奏掌永興書記管句機宜文字方
元昊叛君時獻策畫多見聽用再從辟涇州渭州用特
敕薦改著作佐郎敵圍鎮戎急後騎日益諸將以謂利
疾戰且深入牽其勢君起席末言曰彼鋒鋭未可大將
葛懷敏怒曰兵因敵而制勝石君安能逆知往先馳之

軍盡沒或走入塞者猶道懷敏臨死而悔曰坐以書生待石君至此君既從軍母老與諸子安土不肯行欲解官歸帥惜其才使部尉氏還戍因督送軍衣京東間從范縣過問毋或欲以事疵帥者擿其違法坐責監長葛酒稅稍徙知崑山縣事簽書陳州判官通判綿州邛州事會嘉祐間朝廷以諸路計不入詔三司薦可任吏君在書中擢廣濟河輦運廣濟輸尤不計數十年或置或罷君究知其弊奏更法數事軍大將有罪不敢決三司

得專治自君始明年東州之粟至京師者百萬石擢知
真州又改虔州韓魏公聞其名召至中書與議鹽事以
便宜措置虔十邑綿地千里民狡善訟文案如山守堇
堇不能省君治不煩而威甚行三獄為空以疾求北歸
知光化軍復領輦運移梓州路運判改提點兩浙路刑
獄事疾病分司西京熈寧二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
二自佐著作九遷為太常少卿階朝奉郎勲輕車都尉
爵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孟氏長壽縣君四男

子伯宗古內黄尉仲宗奚通直郎季宗彭皆前卒而叔宗壽揚州錄事叅軍廉平而文能裕其蠱者也君少孤事兄悌遇族人恩嘗請于朝願納兩官授兄一致仕官不行乃以任子恩任兄之孫宗壽卜以元祐八年十月十七日葬君河南府澠池縣大塢鄉鳳皇山之原屬補之銘銘曰

親教以學雖淺以聞推此而往可與事親君任以事雖輕以成推此而往可與事君小試必立豈大不能壽貴

不稱短窮亦福寧此有餘而彼不足惟此有餘小人無知惟彼不足聖賢有之

文安郡君陳氏墓誌銘

大中大夫權判北京留司御史臺韓公璹之夫人陳氏泉州晉江縣人三司户部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贈兵部尚書諱詁之女夫人幼警惠甞閲白居易詩一過能誦其兄汝頙異之韓公未冠舉進士有聲尚書曰吾女宜歸斯人乃妻韓公丞相申國呂公當朝夫人母家隆

盛歲時集會內外命婦十數環坐綺紈曄然夫人以儒者妻在末座衣無繢繡語言容止不矜慕一座皆聳舅苦風痺侍疾憂見於色居舅喪盡禮焉韓公以材遇主仕寖顯再封夫人潁川仁壽二縣君閨門雍穆福禄美矣而不幸感疾卒熈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六初夫人未笄嘗事僧伽像嘗病劇像見夢曰無苦既而遂瘳晚尤燕靜將沒無戚容曰生必有終也韓公後貴為右諫議大夫追封夫人潁川郡君又追封文安

郡君以元豐六年八月甲申葬于衛州汲縣招賢鄉之原七男子祇祖奉議郎祇師宣德郎祇嚴瀛州推官祇德奉議郎祇勤鎮東郡推官祇言祇諫承務郎皆有才技諸孫男女三十七人盛矣補之少貧賤韓公辱知之又與夫人諸子游屬補之銘銘曰

猗嗟夫人女德少成十歲鏘鏘見異其兄匪惟其兄父曰實難卜所宜嬪乃從于韓于韓斯令舅曰孝我夫曰匪予予妻助我烝及其子以惠宗人曰夫人慈于我有

恩凡民有生莫愛惟死死能不憂男子之美我為此詩
質于幽宮惡乎大之有昭管彤

安康郡君龎氏墓誌銘

國子博士彭城陳侯之夫人安康郡君龎氏紹聖二年
三月壬戌卒年七十有七將以其秋七月丁酉祔于彭
城白鶴之呂栅博士之兆其子江州彭澤令師道以書
來曰師道不幸先君之喪也髙郵秦觀嘗銘矣不克葬
今舉夫人以祔惟子實銘吾母補之曰唯龎氏單州成

武人故丞相贈司空兼侍中潁國莊敏公籍忠厚有謀功在王室夫人考也妣逷氏秀國夫人初潁公從其考魏公格宦于彭城魏公始見夫人之舅三司鹽鐵副使贈工部侍郎洎而賢之語潁公必與厚故夫人歸于博士陳氏故儒者有家法夫人宜之始封南安縣君徙封郡皆潁公恩也三子二女皆令孝師黯光山令師仲河中府司録師道其季也淑嫁張舜民媛嫁章珙皆先卒舜民今以直祕閣為陜西轉運使而師道好古自修而

有文恥以其技干時將老焉鄉人推之士嘗與游者扳
而出之其在位有力者以其行聞於天子而官之乃以
亳州司户叅軍教授其州又教授潁州既迎夫人還自
潁已疾病夜次東阿步星墮其旁賈人舟上如丹如槀
出苂下尾無幾何而夫人沒且瞑西向卧諷彌陁不絶
口亦異矣為人慈儉所知甚遠蔡女子以不嫁稱師聚
徒傳一世以為僊自大人顯族爭奔向之夫人獨不然
曰道貴清淨反此禍也後于卒敗博士推肯以業羣弟

夫人安之不以累其夫既從其子仕州縣御菲而甘不以累其子人皆曰生貧賤若是固易以大家子為此而泰可哉銘曰

嘗儉而為奢一飽已多由豐而得約則難以樂居難而裕惟龎公有女惟陳侯有婦士不其爾或養以移志我銘夫人以媿世之士

錢唐縣君葉氏墓誌銘

元祐元年夏六月戊子補之從父朝散郎太僕寺丞以

母夫人壽安縣太君公孫氏喪去職將以其遠日歸柩魚山祔舒州府君之兆問卜于史史曰天德在日辰加大明七月乙酉葬不觸禁無有後囏先是太僕之夫人葉氏以元豐三年七月壬戌卒太僕泣語補之曰昔我不天先君棄諸孫諸孫尚幼所與朝夕事吾母吾母安之不知有貧賤憂者實葉夫人予助將并舉其喪于魚山諸父咸曰宜爾銘補之尚安得辭葉氏江南大姓自縉雲徙錢唐有諱曖者舉進士得桂州司法叅軍以卒

贈光禄卿二子昌言昌齡同年進士皆以朝奉大夫老于家夫人父兄也光禄没時夫人未笄事母萬年縣太君宋氏能致其孝而於二兄順資慧淑纂組音樂凡女子之事無不工年二十二來嬪太僕太僕少有髙材篤學不遑暇家事夫人躬儉菲以養少有則以奉宗黨賔客故太僕得一意於業遂中甲科成令名壽安蚤多疾夫人侍側不以勞苦懈至已有疾不欲以憂壽安起居笑語如平時竟以没得年四十有七追封錢唐縣君四

子損之臨之晉之渙之一女未嫁聞之畀不誄尊然婦
人無外事非其家人孰信故粗誤所知以成大僕之志
而慰其子之思太僕兄弟伯仲叔季以仁義禮智四端
名皆冠以端太僕伯也因使後有攷云銘曰
蕙茝可充幃誰使有此丰也椅梓則為器物各求所同
也錡釜以湘之又甚宜其宗也副笄其委佗獨不見此
容也魚山兮岑岑屬緶兮及深松為城兮石馬吾宮旁
兮槼者下作好歌兮以謂來者為可窮兮如此大野

駕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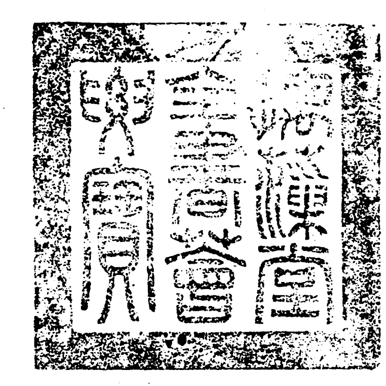
君李氏諱太字用之冀州信都人沈厚尚氣節既冠以通禮中第調鄆州司法參軍開封縣尉王畿賦省民惰不力穡急則椎埋為姦利君行野必喻民本業知盜所舍止發輒得遂以知名徙洋州錄事參軍服喪不赴再調澤州推官太師潞公為轉運使亟稱其能州獲盜十餘人獄具且論死矣君摘案謂守曰此為首應死此應減守執之力君以狀議其不可會潞公至視之驚曰微

推官民死無訴矣吾知人不繆也守亦竟從君議時元
昊擾邊轉輸深入多覆通判懦不肯行君請代之綏御
甚恩人急而不離亦不遇寇守與使者爭薦之改大理
寺丞知寃朐縣事就差知藤州遷太子中書藤夷獠吏
北人不相通訟或十年不決君因其俗為條理民大悅
不欲其去遷國子博士知雷澤縣事雷澤歲苦水田不
入君教民作堤乃屢登民于今賴之遷尚書虞部員外
郎通判兗州又簽書永康軍判官遷比部知軍悍不邮

事戍兵以糧惡譟營中欲為亂君聞遽馳入諭其長曰倉儲惡非知軍一人罪也速往自陳尚可免不者當殺我而後起事衆皆伏泣曰某誤我某誤我因得其倡者氏名執送知軍斬之遷駕部郎公當國記其澤州時事差催發諸道錢帛又差監在京麴院且用之會疾卒嘉祐六年六月二十有六日也為人質厚不苟合既仕盡推其田園資用以與兄弟族人人稱其長者焉娶劉氏封某縣君二子希罕罕舉進士中第左宣德郎知某縣

事四孫宜進士中第恩州司户參軍丕亘至皆學問自
立罕以君嘗官于兖而樂之兖人又思君不忘既卜居
矣乃奉君之匶以紹聖元年某月日葬于仙源縣大庭
鄉壇山之陰而以左朝奉郎太祝蔡君申之狀來乞銘
罕宜補之埸屋舊銘曰
仕豈不遇名既以聞世豈不昌視予若孫生樂其土死
藏其原使過者泫然而語曰此故吾愛人之李君嗚呼
雖亾不其存

雞肋集卷六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六十五 六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六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晁夫人墓誌銘

前達州司理叅軍葉君助將葬其夫人晁氏于蘇州吳縣之靈巖鄉寶華山北元祐八年某月甲子吉以書屬夫人之弟補之為銘補之泣曰姊為女與婦以德稱以

我銘姊懼不信以人銘姊懼不知雖然為可信者而已乃序之曰夫人世家開封後徙鉅野尚書刑部郎中贈特進吏部尚書諱某之曽孫尚書庫部員外郎諱某之孫而先君之第二女也先君諱某祕書省著作佐郎黽系出于周景王之子朝朝之字或為黽朝死葬南陽西鄂縣故西鄂之黽氏皆自謂子朝後事見裴駰史記而漢御史大夫錯以忠見殺其後因不顯葢千有一百餘年至宋而後文元公文莊公父子復以文學政事位朝

廷鼂氏始大宗黨至數百人而夫人端豐婉𡟎自少不妄語言作止有常度而中洞徹事至能辨先君曰是女姿静甚名之曰静姊若妹則皆以静字之族人喜咸曰嫁静必衆為議對也而司理君吳名家子舉進士知名乃歸之時年十有九矣葉大族有家法而夫人沈詳莊儉宜其家雞鳴而起治其婦事無違處其長少親疎間恩稱而禮得竭其力以助孤嫠而分不足退而享其薄以為安司理君豪邁不苟合數舉有司見抑有不遇歎

夫人輙酌酒飲之陳義甚高則矍然起曰能如是乎吾
可不愧故居十年終不以不合於有司變其業以求合
夫人助之也元豐四年從其舅大夫君提舉兩浙常平
倉事八月二十六日暴得疾以卒年三十男曰藴舉進
士好文自立曰蘩卒女長適左奉議郎通判達州事李
騊次卒次幼銘曰
葉宗有祉姊不逢其祉姊賢若是我言不可悔以昌其
子

穆氏墓誌銘

故丹陽進士吴君諱磐之夫人穆氏其先洛陽人後徙廣陵曽祖諱彦璋以閤門祗候採訪兩浙有能聲祖諱琪為鄆州觀察推官父諱之武舉進士皆有學行而夫人少莊靚恵和年二十有一歸于吴君二十有八而吴君没服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甚飭顧其子敏修始六歲矣藐然弔影或勉以再行夫人輒泣曰自吾父没吾母惟我一女子尚能老今置是兒何地且烏用為吾母女

自爾屏不與姻黨接日夜誦佛書躬箴縷以杜外事而
吳氏尚饒於資敏修之諸父求異籍夫人愀然不能止
既教敏修惟諸父所與乃取鄉人異之間覽書傳至陰
陽數術無不揔益訓敏修于學敏修遂以好文修潔稱
四方之游士豪傑至者必見焉夫人常躬視食飲舍館
以厚其子使與客處切磋成名於是鄉人亦以夫人為
賢其母丁氏寡且老猶寓廣陵夫人懐思不忘因歎曰
生女不生男昔人以為恨顧我與子處足自為矣乃迎

丁氏舍吳氏吉甘定省無違迄十有一年恭謹如一而丁氏以壽終又禮葬廣陵而夫人號慕成疾歲餘亦不起紹聖二年四月甲子也享年若干敏修以其十二月甲子葬于丹徒縣崇德鄉官唐之原從其夫之兆屬補之銘敏修字彥達舊相與游後補之佐淮南會翰林沈公存中來與彥達俱益熟其為人彥達學問不茍循世好為文詞甚工與人交終始不失義知夫人之後方興也孫六人男曰某曰某女曰某曰某皆茂慧銘曰

穆之婺無子有女如有子養葬祭以禮穆氏播其美其嬪于吴氏吴氏復無祉婺亦不失義以訓子于理吴氏且復起嗚呼賢矣

進士李公裕墓誌銘

進士李君公裕字好問濟州金鄉人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定之孫而奉議郎通判潞州事衆之子也幼自立事親孝學問文詞蚤成其意以為富貴功名可以力挽取非命也再舉禮部不中退而發憤益治其業窮日夜

不懈家事無鄙辱必身任之曰不以累吾親其自勤苦如此其諄諄以教諸弟不以人言間亦如此已而得疾歐血幾危者數矣其妻晁氏先君之第六女也少淑慎敏於女工吾母尤鍾念嫁七年年三十生二子而夭無幾何其幼子又夭而好問已疾病年三十二亦夭於時吾妹未祥也其親哭之為三日不食其存兒伶俜慕不絕聲鄰里過者為墮淚傷心吾母聞之哀甚語補之曰汝妹不幸其夫又不及祿以夭吾憐其用力無所就其

心可悲也汝為作銘豈惟而甥是慰尚以紓吾悲補之曰諾既而奉議君書來如吾母言乃叙好問之志為之詞極其悲使納諸壙中好問卒以元祐四年七月四日葬以某年某月日地則其縣之某鄉從其祖史館君之兆也銘曰

此邦之砠兮雲氣族而憑天此邦之瀧兮瀦為野之淵謂此邦之人兮胡不變化而嬗幼里皃兮長邑士生于此兮死于此羽成而飛兮忽墮地其不舉無婦以哭夫

兮況欲卹而子四方莫可告語兮非而親戚孰憐爾騏驥也而不以紲絺繡也襞而幽之室視其藏不為碧兮為楸柏之實霜萃兮木萎春風至兮豈無時謂人往兮無返期我不敢慟兮畏而子聞之

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誌銘

錢氏臨安人自武肅王鏐有吴越至歸本朝其子孫仕宦常數十百人有諱禹卿字仲謨者天下兵馬大元帥尚書令兼中書令秦國忠懿王諱俶之曾孫保静軍節

度觀察留後贈太尉宣惠公諱惟濟之孫而中大夫諱睽之子也以父任為太廟齋郎調雲安尉徙令繁昌以行法不撓改大理丞擢通判霸州遷通直郎年五十元豐五年三月丁酉卒夫人仁和縣君楊氏悲哀無幾何亦卒二子諒詡女嫁進士石仲堅元祐二年十二月庚寅葬應天府楚丘縣固胡村之原以楊夫人祔其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唐卿來曰吾母君之從祖姑而吾兄君所知也願以數言藏其墓補之曰諾君舉進士博達彊

力所居官可道在霸州有告攉場火者衆相傳虜至守陴譬備君曰何至是遣捕之果小偷也在環州屬靈武用兵守辟君提舉糧草虜縱抄輸者不繼而君崎嶇獨全霸環西北要害郡朝廷方以此觀君而用之而君死矣補之既悲君不遇而誌之且申其事以為銘曰

杭錢姓武肅顯遭亂離賢負販鹽山石衮龍儼奮八都五王遠世阻江不絶獻宋龍興致其版爰生人流斯善將及相卿士衍自忠懿胙秦墟子保靜有旐旟粤其孫

中大夫世不乏發仲誤今繁昌發迹初佐兩邦政有譽
火遑市人驚邪饋靈武行者瘠克撈捕莫告劬秩通直
五十殂夫人楊殞戚吁子誴詡儒冠裾女一人石氏夫
歳丁卯月極涂十二日歸其居何以識原固胡

朝奉大夫常君墓誌銘

元祐元年冬補之守齊太學生商河常瓌以書來曰瓌
宜見未有間也今瓌舉首則見歷山行則一日至齊矣
其引物連類慨然想見前古之英而悼今世之不及者

補之異焉復書曰足下學問非黄而澤以欺暗獲售者比也幸教之甚厚會明年春補之去瑑不果來又七年補之還朝瑑復自商河以書來曰先大夫没無以銘敢累子補之曰禮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今我非大夫舊不可謂知然吾有與人游三十而莫我知吾亦莫之知也而大夫官有聞其子信我於未見我亦未見而信之不可謂不知也銘其可辭常姬姓河内人君諱諤臣字彦輔其系葢出於唐相國

衮五代之亂猶仕不絶有擒校職方員外郎徳方者始東徙棣州令為商河人曽祖諱峻安丘縣主簿贈太子中允祖諱仲容不仕考諱億乾寧縣令贈左朝議大夫而妣桃源縣太君劉氏也君幼警悟不羣十二歲失怙恃已能自發憤晝服事兄所不懈夜則取室中書讀之至音句無所從質稍長始能自是正遂通書禮左氏春秋及出入他書傳甚博嘉祐中朝廷厭詩賦之弊詔置明經科視進士君一上中高等授試校書郎朝城縣尉凡

府遣其校督尉事尉皆禮荅至君不然乃故慢君君杖遣之守奇其能不罪也民劉旻許盜殺兄令以狀屬君君疑焉問旻安在曰去矣亟追還之頓處曰爾賊而兄何盜也旻驚立伏曰不親殺實使牧者白現殺之君曰其然即自往捕而白現已叩頭馬前矣曰何敢逃鞫治伏辜或告井中有死婦人出屍驗之民聚觀籍籍莫知誰何一人持籥立衆後君熟視之色動遽語吏收持籥者其人惶懼自露嘗為其家兒剃髮因誘婦人取貲而

殺之衆皆大驚再調汝陰縣主簿用舉者充國子書庫官又權主簿自朝廷新學校有司喜事果於行法有不可君輒持之後起大獄其不及者皆君之持而不果者也改光禄丞知蓨縣事民至終年不見吏過門至當輸租若錢揭而書之縣門皆如期至吏既無所取民民自謂令但輸常歲半也有爭田者君閱其訴不問忽回語一吏曰若得何等饋乃教為此吏叩頭不能匿人亦莫測其故蓨古邑城門塹深夏潦溺人君董夫河上歸以其羨

工塞塹為大道再宿而成民大便之歲旱里婦產魃謡云龍母官迎致舍譔祠之當雨吏白宜如故事君不聽取婦縶庭下責以妖狀曰魃能神三日不雨杖而毋會即日雨歲亦大稔監堋口鎮時天下初行市易吏或禁民私買賣君獨謹大貨薪蘇魚鳥聽民買息入亦羨又歲課茶息數萬緡前此文書多算不得休君從容至午則閉局去放意山水以為常而課亦登堋口瀕江歲暴漲壞民廬君募工為石岸三里居民以安通判成都府

成都去京師遠守貴官體大吏相習不知有監司至叅佐取充位事無復可否君奉法不撓革其因循威甚行通判登州前守尚氣喜事君數裁抑之事以適平後守一切委事于君君謝不能而隂賛之政亦不弛知均州事均僻佐守喜以無事自處弊日積君首按流吏一人有大吏喬老舞文罪莫得畏君明摧斂不敢踵故然竟不自安一日丐去為浮屠州大稱治徙德州又知博州博有河患荐飢君勞來甚恩囹圄數空方議決積水繕

城壁為長利無幾何卒元符三年秋八月癸亥也年六十有五自光禄丞易宣義郎七遷為朝奉大夫勲騎都尉服五品娶李氏封金堂縣君男珏瓛琥璹前卒瑑仲琥季也瑑再應得任子恩以與琥及弟之子希閔今皆郊社齋郎女歸左侍禁俞渙瑑等卜以建中靖國元年秋九月庚申葬君于商河縣龍興鄉之原以金堂祔君為人剛潔樂善嫉惡出於天性然其歸忠厚嘗讀尚書張乖崖公談錄抵卷曰是皆吾所力能者吾不用耳遇

人貴賤殊絶無低昂親疎意然未嘗一言求於人元祐中丞相劉公摰左丞梁公燾皆嘗遣人致君且用之君聞命輒避去後哲宗名對便殿曰卿何從識許將黄履君方知為二公所薦也徐進曰臣老不足為陛下用矣因罷去其為詩頌書記銘序一百三十篇好佛學晚益幻視世間為文字如其説千言立成無留礙其亾不亂有舍利出柩上下光明異甚然嘗聞之佛但以無心通達一切法其神變末也其言曰若作聖解則受羣邪為

夫莫知而議者故略云銘曰

天下寅寅皆以事為師事求有功則以智出奇中民榮之去其本絶馳反而觀内夫世安足為捨所為事以學道必至寸功不施而無名之累一朝之息可以宅萬世是故德人以所過為蜕猗歟大夫庶其是

通直郎充德清軍使兼知澶州清豐縣事魏君墓誌銘

余頃為澶州司户叅軍以事至德清過軍使魏君相與

語甚懽飲輒醉不能起方午吏抱牘趍廡閉户去庭中虛無人風至葉翻然墮有烏集其庭旁睨其几案文字秩秩私太息以為能後予教授北京國子監去德清不逺書數至余知其於余厚也居無何君感疾卒其孤深狀君之行事來告曰將葬無以銘為之出涕叙其語歸之

君諱通字擇之族魏氏世家平原曽祖象祖超考可法皆不仕君生五歳能誦書日數千言十四歳以尚書中第為壽州壽春滄州清池石州離石尉廣安軍恩州判

官擢大理丞知武强縣遷太子中舍充德清軍使兼知清豐縣改通直郎葢初以階易官也其佐壽春能察盜盜不敢肆得盜當賞不自列人以為廉其在廣安門卒殺犯闌者或當之死獨爭宜不死比聞于朝果不死人以為平於清池離石如壽春於恩州如廣安而滋有聲嘗忤使者意使者督過之君不屈迺更知君人以為直其在武强德清號難治獨從容不廹其治長於發姦而愛平民故民樂之當路者以為才數言於上且顯矣而

君卒元豐五年十二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二其為人短小鳶肩面黧黑目視有光眉間骨隱起異於人喜賓客稍有則以買田賙族人娶劉氏平原縣君七男子泳洙湙四蚤卒湙以君卒之明年八月壬申葬于安德縣擊壤鄉之原銘曰

十五入官五十而死能乎如彼施如此墓門有石慰其子

四會縣尉劉君墓誌銘

君劉氏諱師愈字道甫其先保塞人後徙雍丘曾祖諱審奇太祖創業之初嘗倚以事奏為汜水關令未及用而卒贈右千牛衛大將軍祖諱文質内園使連州刺史佐曹瑋有邉功考諱渭尚書比部員外郎妣趙氏天水縣君而金華縣君晁氏繼母也君幼爽悟翰林學士李淑稱愛之嘗舉進士不中用伯父尚書敎公渙恩補試將作監主簿初調某縣尉民劉豬兒凶悍數犯法以氣蓋其里人君攝邑事名豬兒數以罪杖之戒曰復見我

不汝容于里豬兒卒改行為良民再調醴陵縣尉民嘗
亾牛訴於君君曰汝何以識牛民曰以門鑰烙其角君
曰吾知之矣第去勿復語無幾何捕殺牛者烙處信是
衆皆服又調增城縣尉民葉氏兄弟出販兄獨歸而弟
為人殺賊不得君疑之名語其弟妻曰汝夫於家宜有
負妻曰夫何負顧家饒財且伯氏出時攜鍤往何用也
君默然遽索兄屋間得其鍤血猶在卒致之於法又調
廣州右司理叅軍經略使與轉運使爭私怨數牽制州

獄君務平反兩人者亦不能害後廣州竟起制獄帥與使者皆得罪官吏相連逮譴去而君獨不與復調四會縣尉兼主簿民妖言有神曰何𢓜擒能禍福人所至輒具幡蓋威儀迎導之或為出錢米委積君遇于途捕主者送縣取其仗焚之妖乃息君官于南久晁夫人在北未嘗忘思忽慨然語曰吾家世如是而吾老不遇侶蟲虵於此不得從母夫人養吾愧焉無幾何以疾卒壽五十六娶錢氏三子長寂業進士餘二人夭女六人皆夭

晁夫人聞而傷之會寂自端州以書抵夫人求補之為
銘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州某縣之原夫人於補
之為王姑義不得辭銘曰
家朔漠兮以武名死一尉兮海之濵謂我非南人兮兒
東聲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從先人

奉議郎高君墓誌銘

君高氏諱元常字復明其先齊太公之後食采于高其
出渤海漁陽遼東河南廣陵者為望姓而君世家符離

符離蓋廣陵髙也曾祖諱士宗尚書屯田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祖諱覿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金紫光禄大夫考諱秉右朝議大夫朝議前夫人晁氏真寧縣君後夫人薛氏仙居縣君而君真寧出也給事公以進士通貴而符離之髙始大君幼開敏用給事恩爲試將作監主簿十歲能自力於學嘗病嬉戲廢業至維其帶於座食至乃起方時外家晁文莊公隆盛篤愛無不至然幼而不驕君年十四遭母夫人喪哀戚有加初調滑州司户

用舉者改京兆府司理監滄州都作院守李復圭豪舉後視其屬獨以詩知君遂見客游樂必與俱徙嘉興丞嘉興劇縣令不任事則求持檄出旁郡訟牒如山君暫領其事一朝剖遣立盡先是佃户斬輸主租訟由此多君揭而書之曰田人田啬其入杖且奪田民競往償訟於是𡊮華亭户欺詐田已穫而撥其菼引水没之歲比訴留吏不能察除租多上又譴之至君行田為十等號条相驗欺者輒得民不能欺守吴安世黷貨私諉令市

竹君語令毋受令阿安世飲其欲安世後繫獄令欲告之君曰前戒君毋受而告之可愧今狼狽卒自露遷忠武節度推官知泰州錄事轉運使陳倩與監如臯酒侍禁方暖者仇也入境即以疑似逮務胥屬君訊鞫必欲造暖事莫脱者君明暖無它倩怒欲劾君不能也改宣德郎知鄞縣事以親老不行求監呂梁鎮酒娛意文史轉運使侯利建見而歎曰君非居此者也轉通直郎知山陽縣事縣當江淮道吏窘將迎隳事而君優游辦治

過者亦皆滿意旦坐堂民肩摩入常前其座迫庭呼民一二開喻或戒敕俄頃皆去民各自以為得盡邑子李南夫與其兄鬩兄告欲害已然但犯之也君曰南夫誠可論使人曰弟緣爾訴得刑爾亦辱矣其兄感悟丐不問因為薄罰而南夫後亦自悔人有以過笞其子婦婦雉經死者其兄訴殺之驗者三輩未白守彊君往君即呼畫史自隨人殊不能知至則語史圖俯仰左右四人狀其傷無遺皆非所以死者訟乃已支家渠可通以漕

鹽轉運使黄隱初獻言濬之隱愛公家費欲姑調楚海及高郵九縣夫且促其期君曰凢土工人日竭力為方且深丈不可加也頃龜山為渠六十里調十七縣夫而足今以里計支家如龜山且塗泥甚起夫少則為日長是重費也衆然其言會隱去呂温卿為使因求民私出錢募夫事欲害隱屢語君君不應温卿怒欲并中之已而代去不獲竟在山陽三年獄為七空轉奉議郎服五品勲武騎尉又差監泗州糧科院復以親疾不行元符

二年三月庚辰卒于家享年五十八夫人向氏繼掌氏皆名族女淑慎男渾洞澈湍汭皆舉進士彊學女長適進士張知剛次未行君為人和厚潔廉好書不倦為文尚理然所得多用以為詩至其精于吏道有人不能及者性孝謹侍朝議藥經時不解衣既喪過毀因得疾不起可哀也已渾等即其年六月癸巳葬君於宿州之蘄縣蘄城鄉世墓之次以二夫人祔而湍狀君之行事來曰吾子我君外黨知我君盡敢乞銘銘曰

童子而厲已壯所就如此使白首可知已一官而盡已居所施如此使為大可知已抑雲者為雨或族而不雨風實引去抑復明所遇吾不知其故豈非命耶

右朝議大夫梁公墓誌銘

紹聖二年西鄙進築諸城而潼關控陜衝難守臣詔曰右朝議大夫梁彥通可迺以公知華州事屬歲不登米㪷錢五百公至括廩粟得數十萬斛平賈踰半開門坐府躬視糶糶者踵入老幼癃寡皆得食所活以萬計民

頌其恵事聞朝廷詔使者閱實使者奏如民言即台對將顯用而疾不果對迺以知兗州事無幾何卒其孤以補之家世舊來請銘迺序之曰公梁氏諱彥通字貫之鄆州須城人天平軍節度判官諱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曽祖考也妣某氏韓國太夫人翰林學士諱顥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祖考也妣閻氏唐國太夫人中書門下平章事諱適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陳國公謚莊肅考也妣任氏越國太夫人自

翰林與其世父固有文真宗時舉進士皆第一而莊肅
公相仁宗稱忠厚梁氏閥閱冠於山東而公幼警異無
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於毛鄭詩從丞相蔭為秘書省
正字遷太常寺太祝嘗舉進士五不中益自勵將舉方
正會罷制策猶慨然以墜其世科為恨丞相經略秦州
奏書寫機宜文字逮帥雍帥并皆奏以自隨遷大理評
事光禄寺丞在太原時中人蘇安静為鈐轄不法頗陰
厚公公察而疏之會丞相徙三城而使者發安静事尚

疑公與交通求索無秋毫迺更知公丞相當國公每入
侍未嘗以一言干朝廷事間有所論奏以屬公亦絕口
不言謹敬無過丞相甚器之自大理寺丞遷太子右賛
善大夫又遷殿中丞皆以英宗神宗登極恩序進服五
品勲上騎都尉矣丞相歸印紱卧汶復丐公簽書天平
軍節度判官遷國子博士丞相薨執喪盡禮既除不忍
去墳墓守卭公亢憐之再辟知須城縣事移簽書昭德
軍節度判官民吴氏異籍久忽詣府言求兄弟復同居

守郭公逵難之公曰民而知義可旌已迺如其請吳氏

畫其像祠之涉縣胥犯法應徒而以自首當減從杖州

僚希使者旨議不減守亦疑焉公獨爭甚力竟以減論

人服其公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澶州事詔塞曹村

決河聚兵夫十萬務日百出就委公剸決河上分郡事

什七遷比部員外郎初漕魏定置三倉廣糴備邉至是

朝廷又委公計置力為多丁越國憂哀毁垂絶族人索

棺食具意公從丞相久多珠玉發笥蕭然人服其清還

朝改朝散郎熙河用師吏相繼以不才免選通判永興軍事始至大軍已趨靈武諸郡皆督夫負糧從軍且受數矣使者陰諭揩夫增負若干人莫敢言公獨曰計已受數恐不滿又重之是必壯者逃弱者踣即詣軍中言之初猶不從爭久乃定夫賴以還者衆鄜州支使石蒼舒冒取俸給積數千百緡使者屬公治蒼舒雅為當路信猶簧鼓自辯解使者反疑焉公不為揺竟坐贓去自是寖益有聲上即位由朝請郎遷朝奉大夫復以才選

為神宗山陵專句司自塞決河督軍饟有功逮此三應
賞格各減課二朞擢知沂州事遷朝散大夫移知洺州
事洺近漳城庳下前此泛決壞城死者相籍守以罪去
累年矣而水備仍不修歲秋霪潦民相恐欲潰去公出
午橋躬飭備諭民姑安堵水至守以身當之敢惑衆規
利者斬既而大漲公登高望水北溢則病邪鄲南激則
害田疇公曰當先其急者即開王家灣走水南陂城用
無患遷朝請大夫加上柱國服三品又移知邢州事河

北荐飢詔御史廵撫至洺州民擁其馬言守不恤民困
願得前守活民御史問前守為誰曰邢州梁公也御史
因遣洺人皆就食邢見公猶涕泣再拜富人感公義不
閉糴粟出日倍流徙如歸安撫使及使者交薦其能考
課優等遷右朝議大夫加封保定縣開國男食邑三百
户會復行免役法詔使者與州縣議或欲胥徒毋頒禄
公曰是差也且非先朝意衆無以奪卒定令如元豐時
遼使王導義等入覲公出郊勞導義意公不服金帶禮

薄公曰國有官儀猶使者著蕃服不可改也相持踰冉
宿竟不復見代還上嘉諭在華時鄜延修城調七州保
甲華在調中衆聳懼公名諸令以意慰遣且版示衆曰
旬浹之役近在邉隅不與頃歲入界同也衆乃趨命然
政尚嚴以抑彊扶弱自任所至盜賊為衰在兗時歎曰
此先丞相舊治且桑梓近吾能無惄然意乎為齋感嚴
人益愛之紹聖五年四月十日卒於官舍享年六十八
為人開敏深博喜論議恬澹不妄交游官居事無大小

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為先嘗疏新法十事達于
利疚又奏乞計邉備講馬政編役書皆詳辯時元豐末
年也家居言必稱父母奉身儉菲無聲妓之好遇宗黨
誠且愛推丞相遺恩已子所當得者以與不當及之孤
著令大臣後禁毋折賣居第墓田因刻石以警族人教
諸子必以學問發身諸子皆有立而子是遂登進士科
晚尤薄于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時往來
其間數懇求謝事命未下而沒有平野雜編二十卷藏

於家娶張氏清河縣君繼張氏福清縣君男子誨宣義郎子恕宣德郎子是曹州司户參軍女長適董正封承議郎次適鞏壽濠州定遠縣令次適王莞瀛州防禦推官孫曰祗祖郊社齋郎曰行祖循祖幾祖未仕諸孫以其年七月己酉葬公于須城縣登庸鄉執政里從丞相之兆銘曰

梁世有人翰林始興發其德幽以基九層顯允莊肅乃暨乃成相我仁祖有丙魏聲何以似之保定開國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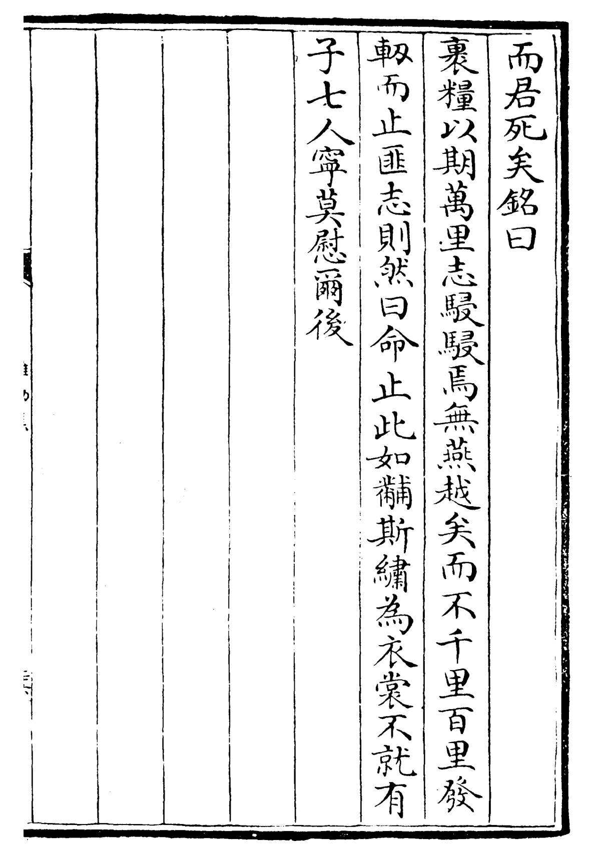
大之匪車馬飾彼德而微則大由小此用而微不瑕有耀相爾嗣矣士有造矣自我卒祖維其㣲矣有陂者澤其水泱泱有汶斯原如其世長

瀛州防禦推官閻君墓誌銘

君閻氏諱師孟字醇老濟州鉅野人光禄少卿諱詒慶之曾孫贈衛尉卿諱詢之孫而尚書比部郎中諱仲甫之子也母長安縣君賈氏君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徐州彭城縣主簿即以才稱初攝尉下邳民有不事作業

者其妻與前夫女謀去之妻與民鬬而女從傍自斃其子以誣民民莫能辨君疑焉未送縣以舍逆旅而伏吏床下伺之夜中母女議誣狀吏遽出持之不逮于獄而事已正衆大驚彭城號難治君至復攝令事踰月庭訟為衰夏潦害稼郡檄邑毋多受訴君白不可而受如令民用不困城西北汴泗匯也歲苦水菑君疏渠以殺其怒水至游渠中不肆因以衞城無患民大利之當塗者益以為才而爭薦焉歲滿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潞州涉

縣事將行以疾卒元符三年七月六日甲子也享年四
十夫人晁氏先君朝散大夫之第五女而補之之第三
妹也子七人璩琮珌璘瑋璹一未名三女幼卜以崇寧
三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鉅野縣黄淵鄉長直村之原璩
來求銘君爲人警敏和裕儀狀秀整贍于文詞初丧比
部公與賈夫人尚幼號泣自傷志欲以學問顯鄉閭所
與游多知名長者事其兄恪居官臨人事事欲以諸老
先生爲矩範而不茍也故始仕而得譽衆以遠大望之



而君死矣銘曰

裹糧以期萬里志駸駸焉無燕越矣而不千里百里發軔而止匪志則然曰命止此如黼斯繡爲衣裳不就有子七人寧莫慰爾後

雞肋集卷六十五

雞肋集卷六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墓誌銘

李氏墓誌銘

前封丘縣主簿豫章黄君叔敖字嗣深之夫人李氏蒙字幼龜龍圖閣直學士平原郡開國侯諱常之季女也十八年而行二十有二而夭一男一女皆不育歿後四

百六十八日元祐癸酉九月甲申祔於分寧縣之雙井山其舅給事中諱廡之兆黄李俱江南望姓世相婚媾而平原侯與給事少相好如同産嗣深又好學未冠舉有司髙等貴人求𡟖者踵門會聞罷求者皆去平原侯曰是生顧不足於科名者耶蒙吾竒之當與一異士生真吾女對也則歸之黄氏咸喜舅曰婦事我順娣姒曰幼龜和少且勞者曰夫人遇我慈也既而得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已卧故忘舅之疾問藥餌惟時聞其篤則自

力盟𩔈禱於神願代舅死徧呼其室中人與訣勉以事上撫下各當於理語久不差且禁使毋哭自說其當往之日及期而絡事卒亦卒嗣深以謂孝於其親而益悲異夫荀粲之哭其婦者故補之為銘曰

世固有夭且不後者豈惟爾悲如玉而毀行道之人皆悲之

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諱仲琬字德華贊皇人後徙武昌尚書都官

郎中贈中大夫無競之女也幼慧異甚所見書立誦十歲能為詩代大夫公削牘敏妙時裁其室中事有理大夫公撫之曰使吾女男也必大吾門年十七以歸東平董君文和字景仁蓋眉山蘇先生甞稱之曰此古君子者也夫人歸宜其家其舅沔以直龍圖閣知陜州一日外譁甚夫人遽窺牖則白刃夾戺而立問之羌初入貢故嚴兵見之夫人曰異哉所以示遠人者乃爾耶弗已則勒監軍隂儆備可也龍圖公從之羌頓首曰前所過

州皆遇我如囙今乃覩中國大體大悅而去景仁為司
户曹州性方潔不能彰轉俗子間會將葬龍圖公而為
部使者故効以事不得行因大哭欲即解組去夫人止
之曰君須禄我董氏冡婦挾而子以往何憂不集遂及
其吉卜以堋景仁為招安主簿卒於官賻累百金夫人
不受曰平生董子以清聞死不可汙之易衣而具木焉
于時大夫公已歿母安豐君呼延氏又歿夫人悲哀甚
且貧無依乃與其子耘俱來京師教耘讀書為娶婦婦

又亾而夫人益不自聊間語耘曰我嘗夢吏卒逆我大第而謂我相君一人持牓大書曰辰辰今歲次吾死矣因得疾踰年竟歿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子也即其年十一月甲子葬于鄆州平陰縣之天堂山耘嘗舉直言有志操詞藝所游皆豪傑來求銘聞之夫人於書無不讀讀能言其義至百家方技小說皆知之其為詩晚益工至它文皆能之而書尤妙麗然端莊不妄語言有才智家事甚理云補之嘗論載馳柏舟之詩不作而漢

蔡琰曄然以文字稱自蘇李死中間寂寥而琰五言絕出世多言琰臨難不能死然琰以一言濟其夫垂死此豈常女子所能哉亦其文義足以發之而夫人則異於是蓋閒闠成其家又教其子為賢良有立不但其文義足言也銘曰

惟古於詞取美多外以賈患中焚和玉憂其玷不可磨木固不願為尊犧聲名如彼瘡痏何而焉用此紘哀歌猗歟夫人竆百家匪虎則炳桃之華士萎其秀女也葩

取天之美神所訶畀以其榮不以遐有子而藝惟其波

黄君墓誌銘

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黄君汝翼將葬其先人以書來曰汝翼家世得姓之久雖仕者中微而吾祖以好施不為富聞於鄉吾父不以殖為賴教子讀書汝翼用以得進士科為親黨榮自汝翼之少時聞鄉人之長者二三君未嘗不往就焉而吾子汝翼之所從遊也願以親銘累矣吾父諱京世單州之碭山其為濟州

之金鄉人自五世祖而下卒以元豐五年七月七日年五十八葬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而其地則吾邑之高平鄉新興村從吾祖之兆也娶黎氏子四人汝翼其仲也汝介汝為汝霖未仕二女為士妻長闞嵩次牛武仲聞之吾父之幼也頗亦有意於讀書矣顧吾祖已老勞於家事而思佚吾父則以其身衣食百口而買書數千卷藏之家曰吾以畀吾兒喜施予歲凶細民之無食者皆從吾父食如歸此汝翼之所知而顧因吾子以

傳者也余應之曰齊魯為士者微俗貴農桑本業而賤游學遷徙其子弟能世其作業平居堇堇不交閭里賢矣知教子讀書為榮如子之親又卒見其子擢第有成斯豈可以不銘也耶銘曰

不以富以仁自憙世家農桑士者子嗚呼黄君可無悔

黄君墓誌銘

黄君諱某世為單州碭山縣人或仕或農後徙濟州金鄉縣自其父祖則稍稍以謹信好施聞於里人而家産

作業亦益進君有智度奉父母恪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輒不肯而以豐年平賈出之糴者皆之黄氏立盡盜猝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黄某者邪或對曰然於是獨不犯其一毛而慰遣其家人有男子跣而走盜執之遽紿曰我黄某子也亦得免然自是其家滋益豐語人曰我無以致豐吾富疑有命也年七十卒以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其縣之高平鄉新興村其孫汝翼舉進士中第今

為雄州防禦推官知鳳翔府麟遊縣事嘗從補之遊來求銘乃掇其事論之使歸銘其壙中曰

世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曰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是不然觀黄氏所以成其家豈固有術耶推之而不求羸已而愈羸曰我致此有命吾是以知富與貴不可以力求而可以德競

夔州録事參軍江君墓誌銘

江君諱樸字文叔世為衢州開化人殿中丞房之曽孫而尚書職方員外郎鎡之子也少有才氣好學自立國家取士以聲律仁宗時尤盛有司臨試其目在禮經名數者則浮華士以為病㑹萃鈔記以應一日之用不能者更晩左右剽劫為資而君最先治經悼禮樂之缺能言其義葢為書二十卷專一技者不能通也丞相王荆公方舉有司尤善君嘗再預禮部奏名中皇祐五年進士第授翁源尉用舉者徙餘干令鄱陽楊蟇通易臨川

吴孝宗通春秋君皆以書幣致之率邑子從受業屋少不能館至分處浮圖舍于今江南以為美談浮梁俗好訟令王越石懦繫者滿獄訴庭下者日百數越石懼移病去州遣君攝之鋤其姦彊而冤滯者得平反不旬月獄為虛既還餘干而浮梁有爭田再世不決者猶請監司得屬君治卒亦明辯人畫其像祠之職方君監江州酒得疾君聞遽棄官走省逾月而後返守怒且加罪而監司以為愛親可庇然竟以親喪去再調象山令代還

王荆公當國擢士不次以君平生舊勞問歎息坐客謂君旦夕用矣復見以書論事不合即仰棟坐不交一語君亦自絕去薦監鹽官南路鹽場與令異趣令誣以罪於提點刑獄事盧秉檄州劾之逮者四百人君無毫髮私亦卒不對吏而坐遣白直持書越境罷去復用舉者得夔州錄事既而太息曰吾老矣安能萬里為五斗計也遂謝病去閒居鄞江十餘年又居無錫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無疾卒年七十三以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

于無錫縣開元鄉烏墩嶺以夫人何氏祔五男子煥[illegible]炳煜燎女四人皆歸士族補之先人與君同年進士而炳與補之治平中俱學江南相好也補之官廣陵炳在無錫以書來曰先君生不遇沒猶當有所伸願以行事累矣補之少時見炳學問已有聲名後亦中進士第令為巴東縣主簿能幹其蠱者也銘曰

以為生不逢耶嘗官而使之以為用耶曾幾何施夸者名一世猶不足而廉者畏人知抑得正而死其又何悲

羅氏墓誌銘

夫人羅氏其先嘗居蜀後徙居開封益鄭王紹威之族而國子博士易直之女也幼端靜不煩及長以女德稱國博君曰吾女不可以安與人也久之乃歸大理評事開封李君寧年已二十六矣歸四年產一子而李君卒居喪以禮綱紀其家事無所闕其母憐之欲使再行夫人陳義甚高卒不可奪而止及見其次子士賢登朝封壽安縣太君諸子皆宦學有立女有歸矣而士賢侍夫

人官大名以孫玧殤悼成疾年五十三以卒元祐三年十月十日也初李君前配苗氏有男女八人李君沒尚幼夫人躬鞠養甚於其存非家人不知其有異母出也其生於富足而所與通家者多戚里豪侈而性莊靜有常度不為其所遷怵亦可賢矣男士雄右侍禁卒士賢奉議郎士弘宣德郎士彥士偉士衡皆進士而士衡夫人出也士賢等護其喪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祔於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評事君之塋補之頃教授北京夫

人諸子皆從補之游而士弘又嘗為僚故來求銘銘曰

婦人無外事故名不稱惟詩書所載豈無婦人人出如

已出惟其平均以慈教之孝而家用成吾何以知之其

子有聞

闞氏墓誌銘

闞氏開封人年十七入故太子洗馬贈銀青光禄大夫

濮陽杜侯家生四男四女年七十七以元祐元年八月

丁亥卒以其年九月癸酉葬于濮州鄄城縣青山里之

原近侯之故兆也初侯捐館舍闞氏奉其家事恪如侯不亡而教其男女以職内外有法度故季子宣德郎刪定省曹寺監條貫子民遂以文學中進士第有聲而女亦為士妻宜其家曰劉龜年馬希閔二壻也三男及女蚤卒而有孫七人皆宣德君之子續綰繙紱緬緝絪可謂盛矣宣德君既仕當塗大人稱其才而所與游又多一時知名士族人亦咸謂洸馬有子以為榮而宣德君曰吾何以得之惟吾母教使然也嗚呼是足銘也已銘

曰

善教子以有禄生無悔從吉卜

齊氏墓碣

齊氏會稽蕭山人初嫁為同邑民妻已而入故單州司户衆軍閻侯德基家為乳其第二兒兒死閻侯有長女賢而愛之嫁今朝奉郎知徐州杜侯紘齊氏隨焉又為杜氏撫養其稚侯家居行已可師齊氏又婦家人待之甚禮閻夫人没男女幼賴齊氏調護男娶女嫁矣杜侯

由侍御史得相州而齊氏年已六十八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忽欷歔如自知將盡者遂卒杜侯傷之遣送其喪以四月二十四日還葬於祥符義堂村杜氏墓側而杜侯次女補之之妻也謂補之曰齊氏誠信厚且我賴以長立我君命我兄弟皆拜之不忍其泯滅也子為銘可乎乃為銘埋之其隧中曰

生而恂其死也不淪吾聞諸四方之人

貴溪縣丞馬君墓誌銘

君馬氏諱隨字持正濮州鄄城人也澶州頓丘縣令贈給事中諱應圖之曽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贈太尉諱元方之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尚書工部侍郎諱僑之子幼警敏家居與人交重然諾輕財樂誼故蚤以學行稱受春秋於孫復受易於石介尤長詩賦聞於山東皇祐中春官第其文選首以一字觸禁罷春官為歎息言之後不復從舉而以其學教授鄉里會詔舉孝廉衆共推上之君懇辭既無以易君遂虛其舉用季父忠州

團練使偁任為定海主簿以政事稱當路者亟薦焉再調合淝主簿有田訟積歳不決以質諸父老莫能知君自臨焉曰吾得之矣命闢地隠然有故畫界處衆以為神徙貴溪縣丞攝鉛山銀場課倍而不以規賞為人誠厚不茍容所居官務奉法又以其試之小也故不大較著罷官至京師卒熙寧九年三月丙辰也年五十有三君少孫教諸弟力後皆婚宦有立貧仰食君者衆再娶皆段氏贈金吾衛大將軍震之女三子希孟宣德郎太

學博士貫穿禮經有師說亦贍於詞神宗所嘗欲用為御史未及而亡者也次布甫鄉貢進士次布說宣德郎監安樂鎮公事皆修潔而文一女夭六孫承誨銅鞮丞承詡承詠承訟承諄承諤皆學矣以崇寧三年十二月甲寅葬于鄄城縣武成鄉招賢里從學士之兆而布說與補之亞也故來求銘初君得疾逆旅革傍無人故尚書刑部侍郎杜侯紘為里舊遽載與歸舍其齋中使家人視飲劑既沒為治喪聽事中人皆謂君善人故得此

而嘉杜侯之忘嫌赴義非今世事也補之嘗銘杜侯又銘君再致意焉以信兩君子之義然世有於所厚者薄何哉銘曰

委梗枏於谷雜然衆木使隸視之知其可用於夏屋謂夫不顧為材則於人棄意於木得計以厚其子孫識真為貴此昔人所以未能信於仕而子説也耶

王君墓誌銘

進士王君諱龜齡字安仁濟州鉅野人也其得姓在周

為姬氏在齊為田氏其出姬者名晉為靈王太子或傳其得道棄家仙去其出田者名和王齊二世嬴滅之項封之漢興失國人咸謂之王家云其鼻祖如此不知孰出然其姓蕃故多賢君曽祖諱志祖諱丕官皆大理寺丞皆以長者稱考諱彥博不仕生二十二年而夭然少奇偉驚人迄今人言王仲遠猶慕之仲遠其字也嘗十七八歲時鄰人有吹笛者仲遠聽之而悲賦詩曰黃鬚戰士據鞍聽白髮將軍撫劍歎會補之先大人與仲遠

善見之愀然曰仲遠有大志然恐終不遇奈何無幾時則仲遠卒此聞諸先大夫云於時君始齓也季松齡字子固尚襁抱母魯郡孔氏哀號自誓謹生業以厚其鞠子使學而君亦資開爽總角而愿能慰其母心故人皆曰王氏嫠守義而孤克家稍長則益好修日夜治其文學以從里之賢君子才士游如恐失之其自刻厲冀必有以表於世終發揚其先人之所遭不幸禀厚而報嗇幸因已益聞使不遇若遇者其志深矣而君又不幸生

二十七矣亦夭鄉人之長者旣厚期君父子兩世宜大
而重痛其里之再失才士也皆為文若詩以弔之君没
以熙寧九年七月丙寅而葬以崇寧四年四月庚午時
子固為白馬丞而君二子彬彤長矣始克舉其祖以下
凡六喪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而祔焉歲月逺矣人尚
為之流涕夫人晁氏尚書比部員外郎諱仲淵之女蚤
寡而莊如其閨中時彬彤皆舉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
李公權閻璪祝晉皆進士以補之先大夫於其祖厚而

補之又蚤與君游求為銘君為人孝弟博聞敏於辭章再舉禮部不第然喜言世務近可用者樂易善與人交家無贏餘而輕財尚義以好事聞倦游無所依若急難者必求王安仁客醉卧其舍或窮日夜諠呼求索無已時而君益歡僮僕無惰容孔夫人自屏窺之喜為致甘脆所嗜益設曰客不辱與吾兒善吾兒不愧客矣嗟夫以布衣能得士有名譽使見遇可量哉銘曰

謂天無意於材耶孰生而脆之謂天有意於材耶孰厚

而推之謂意有無人所慍喜匪天其然人則意異抑生而淑雖窮不壽吾生也不苟亦足以告爾後矣

彭城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諫或云其先避胡自燕徙魯今為金鄉人金鄉舊隸兗州後隸濟州然故魯地也俗醇朴貴農桑經業自君高祖時家已富盛而其大父元康父拯兩世謹厚好施益勸作業初諭其子孫於學而君又性孝識其父言頗教子為士矣君以熙寧八年五月二十有四日卒

時三十有四歲後一百八十日而其父亦亾故再世不葬有孫六人三人舉進士長未名次昭理洵皆蚤卒今存曰時曰暘曰昉時謙畏涉書暘從三舍貢文學知名暘事時昉事暘如其父不沒姒娣相從惟恪後二十年而配孟氏亦亾又十年益君沒三十年矣而兄弟同室廬絶甘分少中外無閒言至是家薄時泣語諸弟曰父不幸夭母不在自曽祖祖與親未葬今益窶恐墜大事以死爲先人羞今殫室之有猶及事及事死不恨奈

何暘昉伏聽命時即走北山下卜任城縣之呂村原吉
重趼露宿寒暑再易而後克穿七壙皆甓固之以大觀
元年十一月甲子盡舉其曽太父而下七喪以窆棺衾
惟美道路太息補之聞而喜曰孝哉古語有之生相憐
死相捐劉氏為士者尚寡能不以其生者憂為其死者
羞猶有鬼神其終忍凍餓之耶風俗壞久士或親在而
異殖或始去親喪已鑿垣五六戸至不相慶弔如劉氏
難哉時暘欲求補之文納壙而不敢言補之曰豈可使

吾里有義事而不書也往諭諸之君大母趙氏母張氏與配孟氏皆從其夫之兆諸孫男女凡十二人男多就學女多已嫁矣初孟氏寡嘗語其子曰欲教汝為士自汝祖之意恨汝父夭不及見汝等成故諸子奉其言汔有立銘曰

父先祖殁祖柩不藏以遺其子子良有光用舉其先三世七喪欲子為士使知士耻耻隆父言可謂士矣

尚書司封員外郎胡公墓誌銘

公諱僎字公謹胡氏舜後嬀姓武王封嬀滿於陳氏為胡公其子孫因氏焉世家安定後為共城人晉搶拔太子賓客諱澄曾祖也攝涪州軍事推官贈光禄卿諱岳祖也尚書屯田郎中贈禮部尚書諱熙載考也光禄少隱居共城周祖聞其名以禮致之察周祖有異圖即辭去尚書及進士第逮事仁宗知絳果二州皆有恵政而公幼俊偉於文字類不學而能八歲為詩驚人鄉里號奇童及長博學無不窺貫穿諸經尤長左氏春秋至百

家雜說流觀彊記摘文指事如取懐中物無綜道釋天文地理音律歴算醫卜之書應問如響諸儒於是皆自以為不及更推先之既冠而孤再舉進士高第授試校書郎定州觀察推官丁母開封縣太君李氏憂再調常州團練判官守郭維果於自任下莫敢忤公守職不為屈數以事奪維維雖悍猶嚴憚公時西方用師詔舉三路守令轉運使吕覺以公聞名見為彰化軍節度推官知梁泉縣盜發輒得秩滿為著作佐郎簽書商州判官

又知昭化縣遷祕書丞知壁州戍卒謀殺吏縱火刼府庫以叛期旦日發而公知之因以他罪逮數人而左右有預謀者愕相視稍引去公笑語頤指如平時卒用不疑會監軍聞變而至公麾之曰卒應杖安用爾來俄逮者至縛之始宣言曰吾但取首亂者今已得餘皆去毋蹈禍葢斬六人流二人而止遷太常博士文莊高公薦其才名試充集賢校理而元憲宋公莊肅梁公孝肅包公又更薦之益知名通判絳州三門輦運歲課民伐薪

備河民苦役不均公董其事為一二裁處聞於朝貧弱賴之名判尚書祠部至和中仁宗不豫久京師大水流言相驚大臣欲對不可公曰吾知死所矣時國嗣未立即上疏言陛下纘服三十五年而春宮虛位天下無賢不肖皆為陛下憂之後大臣定議公有力焉李仲昌建言六塔河未畢河潰浸數州死者以萬計公抵仲昌罪應死會北京奏至如公請仲昌竟貶死春州時宰相有畏事者語人曰館閣當以文字為官何用紛紛代庖為

公聞往見之曰今天下嗷嗷大本未立而災異數臻聖
主猶當詢求芻蕘而大臣責館閣出位言事非也由是
忤當塗出知登州再遷祠部度支員外郎階朝奉郎勳
輕車都尉服五品登瀕海有魚鹽之利俗豪舉喜訟小
有爭至破産取勝而不悔公按流二人郡大治又措置
島上流人歲活者以百數前守託葬親爲鄉郡以不法
聞公頗知之其人恐欲先事害公與里民不便公者誣
以事于朝使者疑詞不當受而執政挾前怒竟坐奪官

廢于家祀明堂復為祠部監泗州橋英宗即位還度支公雖左官益跌宕文史每與客寀月拏舟淮中飲酒賦詩浩然忘返神宗即位起知淮陽軍遷司封嘗屬疾踰時民聞其出至歡呼擁道徙知和州復坐小法知南安軍而公流離老矣常歎曰吾坐不設機關待小人譬裼入兵間得傷宜也而丞相正憲吳公叅知政事康靖趙公皆言其才可惜且近臣顯人為直其寃者至四十餘人公曰吾可以無辯矣既代還至山陽感疾卒熙寧

七年七月甲子也有文集三十卷五音會元圖瘠霄指掌圖歷代年系譜佛書義天集宗派圖醫經纂義雜詩頌又百餘卷嗚呼多矣夫人徐氏有淑行封壽光縣君前公五年没男曰毖終華亭尉曰戩進士皆文學知名女長適右侍禁李材次適太子中舍王布孟皆卒卜某年月日葬于衞州共城縣某鄉之原以徐夫人祔公性孝既孤語考妣事流涕如初喪尤長於論議要之合理不為貴勢屈顧喜面折人過其不知公為愛已者異時

反為所噬亦不悔又憤世儒空語無實事每廢卷長謠曰能攘戎狄尊天王管晏之事未可輕蓋其志也初補之以童子拜公下邳公亟稱之又與岦戢游甚厚聞之公在館閣時文忠歐陽先生傾意待之文忠一時宗匠樂善如此而公猶深自閉不肯為茍合則其不能容於尋常人而以蹭死理固然也葢後三十年而士日趨於同可扳以得志者則如蘿蔦之寄於木無所擇也然則以公之不茍合於貴勢為過乎中則可以其窮為戒則

非也銘曰

在昔倚相學無與京三五八九以成其名此但能讀義何必精後讀者稀不勤于成借人之衣以晝繡行為之詭遇獲十自矜謂公獨難其書屋盈殫累世學欲與古爭一敗於仇百救莫營後生益華謂我不能使雄復生雄書自興後有求者可訂斯銘

蘇門居士胡君墓誌銘

熙寧初補之先子保州府君適越天雨滯逆旅夜聞旁

舍客叩几歌唐詩甚悲者而異之旦候焉則頎而長退然温恭儒者也盍與語終日不厭歸謂補之曰客胡氏名戩字叔文小子識之非今世之士也已而補之薄游淮陽淮陽守有子學鄉校中則叔文也因定交叔文好古博雅其經術論議在漢儒中其詩文類唐人而其清談閒遠不犯世故則晉阮向流也居歲餘而别閒五年相遇於盱眙飲南山中數日時叔文方壯浩然已有遺世深隱之意矣後八年補之教授北京以書來曰戩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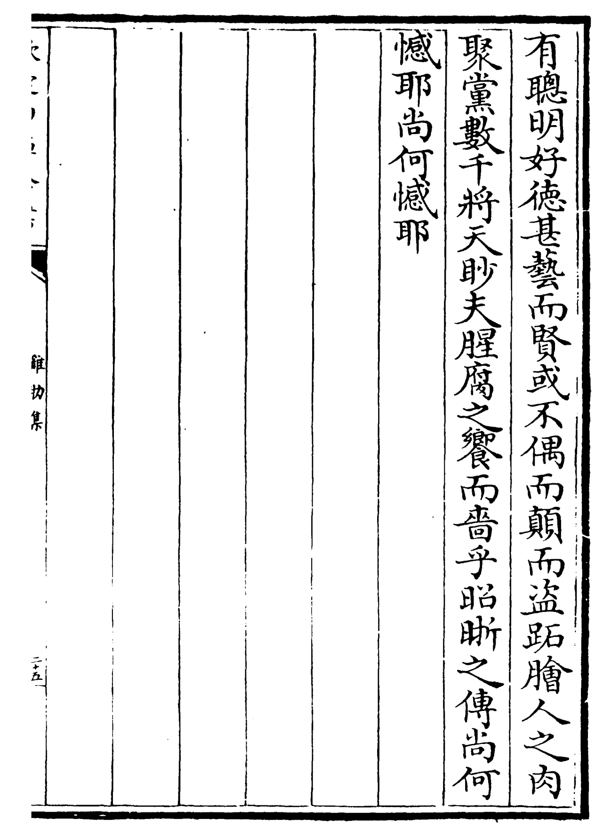
復仕然嘗為本朝將相九十二人者傳異時觀焉知哉非白首無意於世者補之慨然惜之又九年補之佐淮南其子憲臣來曰憲臣不天我君四十有七歲而歿且瞑不亂撫憲臣曰吾死不遇命也故人晁子汝臣源矣則求紙為一幅書以與補之訣曰戕不孝親未葬而死恐兒輩不能棄骨原野尚畀從九京之游則願以二銘累矣補之失聲而泣曰嗟乎吾先子知叔文叔文辱交我乃哭諸先子之廟為詩以弔之而受其託後補之得

罪又七年還朝而叔文與其親皆葬四年矣乃銘而藏之其埏中叔文共城人祕閣校理司封員外郎倪之子母壽光縣君徐氏而祕閣君博學無不窺為時通儒其世家行事自有銘叔文為童兒不戲弄默而好思手未嘗釋卷祕閣君固已竒之矣及長盡傳祕閣君之業於當時之文不學而能然喜詞賦篆刻甚工嘗以進士舉有司繼丁徐夫人祕閣君憂而朝廷亦廢詞賦以新經義取士叔文曰此非吾所傳於師而能者也且親歿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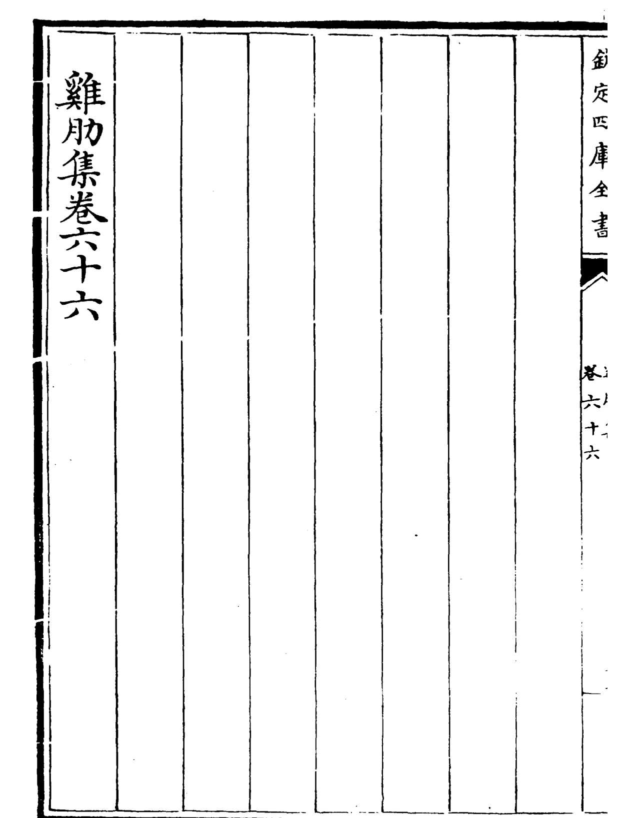
以仕為因盡屏幼學反共城自號蘇門居士閉關却埽
益涵肆詩書百氏為文章家故藏書萬卷集古今石刻
又千卷盡陳諸左右而牓其堂曰琬琰翰林學士眉山
蘇先生為書之一時名士皆為賦詩而叔文益遠絕世
利惟恐蓬蓽之不深矣或勸之出則笑曰此室殊無塵
土氣然晚尤篤學長於論議至古今成敗得失因革廢
置皆深思而默識之近於可用而叔文不自以為用也
哲宗即位詔中外直言闕失叔文始一上書不名後其

事頗施行而叔文死矣元祐六年十一月甲子也葬以紹聖五年二月甲子而地則共城縣之楊閭管從祕閣君兆也有文集十卷二府拜罷録二卷大臣家譜二卷續衣冠盛事圖一卷而九十二人者之傳方屬藳將就憲臣寫之以備太史氏擇焉夫人元氏比部員外郎若思女四男子憲臣應臣舉進士其伯與季夭二女子長嫁同郡劉某其季夭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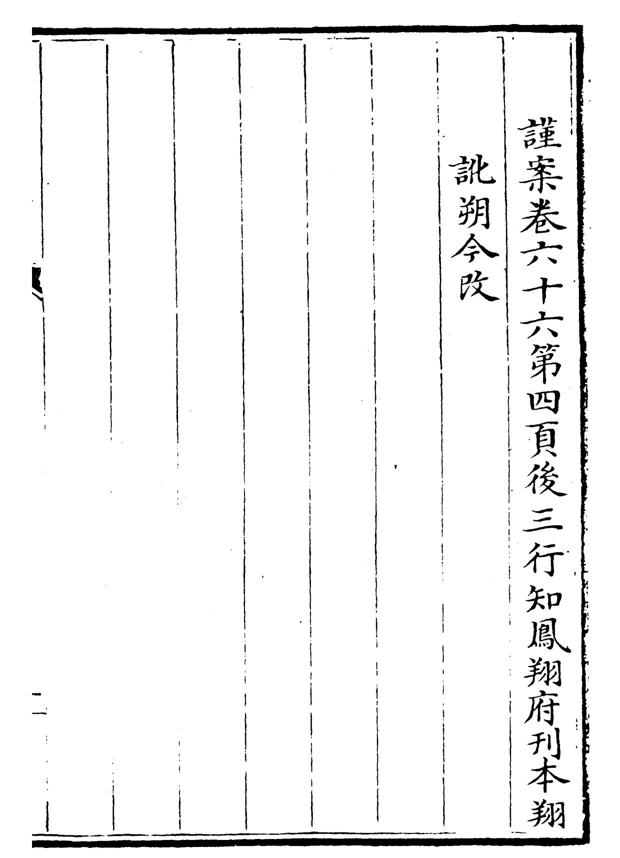
昔莊生有言天之君子人之小人吾嘗以為不然然世



有聰明好德甚藝而賢或不偶而顛而盜跖膾人之肉聚黨數千將天眇夫腥腐之饗而壽乎昭晰之傳尚何憾耶尚何憾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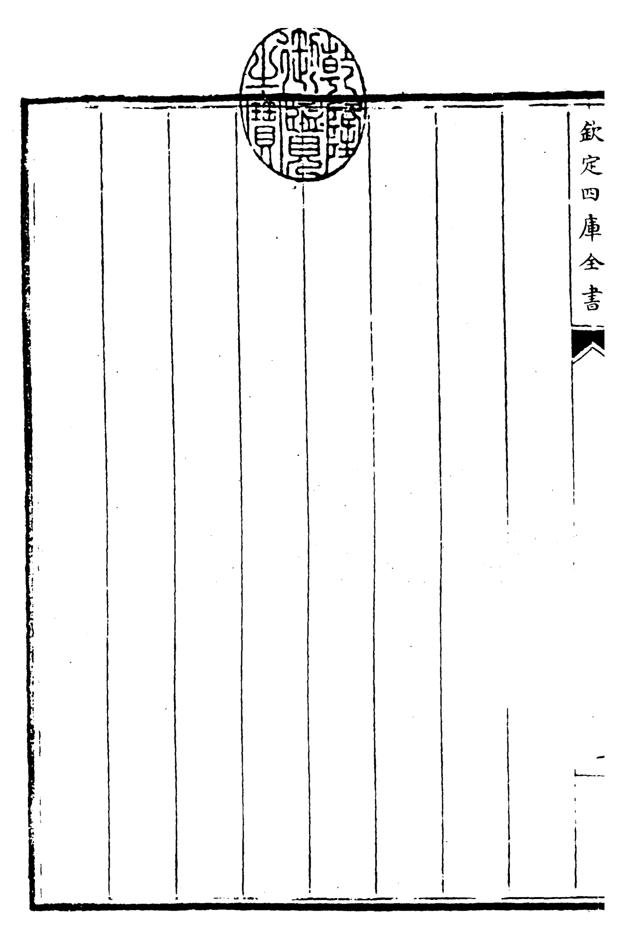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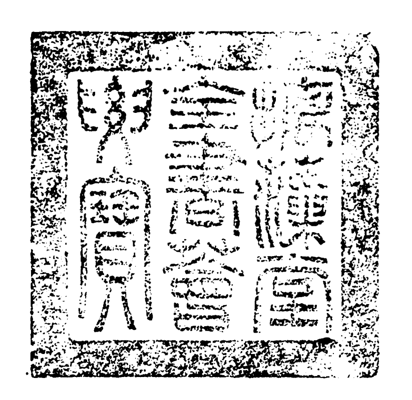
雞肋集卷六十六



謹案卷六十六第四頁後三行知鳳翔府刊本翔

訛朔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楊師曾